



梦 恋

秦 榛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梦 恋

秦榛 著

敦 煌 文 艺 出 版 社

书 名 梦 恋

作 者 秦 榛
责任编辑 马 牧
封面设计 罗如琪
责任校对 付浩前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兰州第一新村 123 号)
印 刷 甘肃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2
印 张 9.75
字 数 240,000
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80587-387-9/I·346
定 价 13.3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以当代大中学校校园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作者通过主人公苏野对人生对未来如诗如画的想像,对纯洁爱情的执著追求,以及由梦幻走向现实的迷茫与思考,客观真实地反映了校园里存在的早恋现象,刻画了青年热爱生活,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思索。

作者用优美的语言、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感情,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画卷。

自序

走过花团锦簇的林荫小道,攀藤附蔓来到苍翠的峰巅,静坐斗室看透过窗扉的月光,一种情绪像雾像雨又像风凝结心头。

是乡间静夜里蚩蚩潮起潮落的合唱,是山路上纯朴但也吐馨的野花,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忽然有一位少女的影子敲响牧童的心扉,于是少年的世界里树林如琴山溪如歌民谣如诗田园如画,于是一颗心里飘过柔柔的春雨掠过阵阵灼热的季风弥漫着乳白的晨雾,于是少年眼里霞光如绸如缎如火焰。

广袤的高原有喧闹的小镇有年轻的校园有迷人的梦幻。蓝天似海,白云为岛;碧野翻起波浪,绿树翘望远方;万物怀春的季节,有玫瑰悄悄开放。清澈的风卷过漫漫的原野,夕阳落下去的天际躁动着怎样的世界?

客居的都市,新鲜又茫然。小站列车永无止息地吼叫,烟尘在冬天的寒风里呼啸;走过幢幢林立的楼房和条条错综的街道,失落的情绪令年轻的心莫名其妙。校园的草坪上,有花一般鲜艳的梦想露珠一般晶莹的初恋。经年回首,谁能不头涔涔而泪潸潸?

于是在一个暮春,握别都市温柔的手,负笈故乡,笔记曾经为之激动为之流泪的感觉和记忆。

以此为序。

1996年5月

田间一条小路，曲里拐弯。

苏野在独自漫步。

姹美的季节即将莅临，在它不曾翩然露面之时，迎春花已泄露了消息。黄灿灿的油菜花，热烈地开放在胖胖的绿茎顶端。广袤的高原沉浸在初恋的光晕里。热气团积聚了很久的威力，干净利落落地战胜了冷气团，天空一扫冷漠的阴霾，变得柔和多情。漫漫的田野已经解冻，袒露出温柔的胸怀，脚踩上去，酥软得无声无响。蔚蓝的天空用阔大的胸怀拥抱着土地，用纯洁的细雨表露自己的心意，用和畅的气息吻拂着土地。土地感动了，将擎起一株株绿色的语言，擎起一株株坚定不移的誓言。

“多么深沉宏阔的爱情！”苏野脱口赞叹道，不由想起了史莉。

史莉是校长的女儿。平阳中学里，谁不知道史莉？三好学生颁奖会上，又何曾少过她？去年冬初，地区教育局组织抽查团来县城举行科目竞赛，学校派去十名应试学生。结果，史莉数学夺魁，苏野作文获全县第二名。学校隆重地举行大会，为平阳中学两名优胜者颁奖。苏野和史莉胸前挂着红花，站在会场中心。抽查团一位戴轻度近视镜的中年人，打开相机，对准他俩，晃动左手示意彼此靠近，他向她靠拢几步。随着闪光灯一亮，会场爆出热烈的笑声。苏野和史莉都意识到了什么，脸不由自主地涨红了。此后，两人在校园里打个照面，都赧然地低头而过。可是近来，他明显地感

到她主动寻找机会和他“相遇”。

苏野波动的心笼罩着玫瑰色的光环。那溶解着悒郁的眼神，那多情的一瞥，像刚才发生过，在他脑际闪烁。那漆黑的眸子仿佛月下朦胧的小河，隐藏了许多迷人的故事，从他心灵的河床里悄悄地蜿蜒流过。

弯曲的土路，延伸向雨水冲出的沟壑边。他坐在草地上，背靠一棵梨树。冰草的枯叶里探出尖尖的嫩茎，草色遥看近却无。太阳滑向西天，光芒依旧那样温暖，以全部的热情和耐心鼓动着大地上的生命。

她又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么完美——恬静雍容的脸庞，轻盈矫健的步履，偶尔闪烁着愁波的眸子，宛若夜里的小雨湿润着他的心灵。她是飞过春天原野的黄莺，唤醒了他那颗少年的心田。他觉得眼前的世界更加美丽迷人，深邃碧蓝的天空里，无数鸟雀扇动着灵巧的翅膀，它们是为他而飞翔！

“风景这边独好！”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他回过头，是团支部书记汪翔林。

“你怎么也来了？”

“美丽的初春可不属于你一个人。”汪翔林微笑着说，“别人在操场打球，你却悄悄地溜出校门，到这里寻找灵感来了？”

“课余到这里，看看天空、原野和深沟，一天的疲劳都会消除。”

“我对观赏大自然的感受是：无论经历多少磨难，面对美丽的景色，浑身就会涌起一股蓬蓬勃勃的力量。”汪翔林的近视镜片在夕照中反射着明亮的光束，“苏野，我觉得生活太单调、太乏味了。”

“作为团支部书记，有这样的感慨似乎不妥。”

“我总想使生活丰富多彩一点，让我们生活在一个热情向上的集体里，那该有多好啊！”

“谁都向往绚丽的生活，我似乎感到在很远的地方，有如画的景色，有迷人的爱情，有许多影视剧里所看到的令人神往的东西

……我很少有单调的感觉。”

“你整天沉浸在诗的想象中，普希金、雪莱、拜伦、海涅陪伴着你，当然不会感到这一点。”

苏野微笑着。他那由美好的感情和无垠遐想孵育的一双眼睛，眺望着远方。

“苏野，我有个想法，打算成立文学社。咱们学文科，这样更有裨益，你说呢？”

“一百个赞成！偌大的一所中学，连个阅览室也没有，只知道死啃课本。我们是生活的主人，生活应该由我们来描绘。那么，你说说怎么个成立法。”

“从咱班抽出几个文学爱好者，组成编委；再从其他班吸收一批成员，参加文学社的活动，并从各班推荐稿件，每两周出一份小报。”

“油印吗？”

“油印。欧阳晨的字写得好，让他刻蜡纸。”

“那么你就担任社长吧。”

“我想由叶欣欣当社长。今天下午，我找你就是想让你当总编辑。”

苏野沉思了片刻，信心十足地说：“那就当仁不让，却之不恭了。”

他们愉快地笑了。悠悠的微风送来清脆的钟声。他们从草地上跃而起，唱着轻松的歌曲返回学校。

校团委在平阳镇电影院为师生包了一场荣获奥斯卡奖的美国影片。

吃罢晚饭，学校带队出发，“出笼”的学生个个喜形于色。队伍如一条长龙，从校门出来，占去半边街道。镇上的一个疯女子招惹得学生大声嘻笑喧闹。

她泥塑色的浑身一丝不挂，乱糟糟的头发让风雨锈成了一簇。

据说她从小死去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在平阳中学读书，是位美丽的女学生。十六岁那年暑假失踪，母亲和亲朋四处托人打听终无下落。过了四年，镇上不明不白地出现了一个女疯子，舌头被割掉了，一见人就嘶哑着嗓子“哇哇”乱叫。有一天，赶集的母亲看见女疯子，觉得有点眼熟，走过去一看，当时就晕倒在大街上，醒过来的哭声是那样凄惨和催人泪下。对疯女子的传说纷纭，有一种可能性最大：她被一伙流氓拐带到外省干不正当的营生，后来神经错乱，被割掉舌头送回来。

镇上还有个绰号叫“马女子”的人。他四十多岁，在街上摆摊，卖些毛笔、墨盒、橡皮之类的学生用品。他精神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可是说话总是些陈词滥调，还喜欢自吹自擂。他看见疯女子招惹得学生嘻笑，大声喊道：“谁没有媳妇，这就是最好的对象。”

队伍哄然大笑。

学生一到影院门口，你拥我搡乱成一团。苏野走在班级最后。当他进入大厅时，张力已经为他占好座位。他刚要走过去，冯百巧却坐到张力身旁的空位上，他又转身坐到班长叶欣欣的身边。

张力两腮就像着了火，他拘谨地坐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冯百巧却不在意，灯光下，她的马尾辫黑亮黑亮的。她不时地转过身去，和后排的刘海霞叽叽咕咕地说笑。电影一开演，灯熄灭了。这些在学校里死啃课本的热血青年看得津津有味。

张力忘记身边坐着的冯百巧，向另一边倾斜的身子逐渐坐直。蓦地，他感到一只温柔细腻的手按住他搁在扶肘上的手背，绵绵的感觉像电流通过他的胳膊，一直传入心脏。一股神奇的力量使他心跳的频率急剧加快。他清醒过来，瞥了一眼冯百巧：她黝黑的眼珠掩藏不住激动和慌乱。时间一秒一秒地走，而那只温柔的手仍然没有去掉。这不是无意！他倏地抽出自己的手。她微微地动了动身体。

他脑子里一团混沌，只有跳动的心感到身旁有一团火正在炙

烤自己。他想离开座位，走出影院，可是那样会引起同学们的注意和怀疑。他如坐针毡，坚持到电影结束。灯光霍然而亮，他几乎是跑了过去，拉住苏野的手向外挤。苏野看见他脸色红晕，诧异地说：“不能慢点吗？像喝了酒似的，疯疯癫癫。”

张力埋怨苏野：“给你占好座位，你却慢慢腾腾地溜到后面，让她坐在身边，着实使人难堪！”

“这有什么？”

“你、你不知道……”

苏野敏感地察觉到什么，不再吭声。

第二天下午，他们沿着杨树掩荫的曲径，走向田间小路。

几朵轻柔舒卷的云团被夕阳染成艳丽的金黄色。麻雀在头顶飞翔。一望无际的麦地里，浮着一层黄亮亮的阳光。

到那地方，到那地方，到那辽阔的原野上，
那里的土地黑沉沉的像天鹅绒一样，
那里的黑麦到处在望，
静静地泛着柔软的波浪。
从一团团明净的白云中央，
照射出沉重的、金黄色的阳光。
那是个好地方……

苏野呼吸着傍晚清新的空气，激动地朗诵着屠格涅夫的诗篇。

“这几天，你的情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是不是哪个姑娘深情地瞥了你一眼？或是一封情书叩响了你的心扉？”张力察言观色，捕捉着苏野脸上的蛛丝马迹。

苏野摇了摇头，在夕照中看不清他红晕的脸。他反戈一击：

“昨夜怎么那么慌张？”

张力红着脸，吞吞吐吐。最后，把昨夜的事向苏野闪烁其词地

说了几句。

“她对你早有那意思。上学期，你的座位正好在她后面。还记得那个晚自习吧，她对你讲《孔雀东南飞》里的句子，你总是低着头。她两腮绯红，眼里流露着激动和多情。多么美妙的时刻！当时，多少同学都在悄悄地议论你俩：‘刘兰芝’和‘焦仲卿’谈得多热火！”

“在高一，她和我同班。我经常去姑姑家吃饭，她和我姑同村，就是学校前面的太平村。下课后，她早早地出了教室，我骑着车子一出校门，看见她走在回家的路上，不紧不慢。到了她身旁，我只好邀她坐在后面。经过她家门口时，她热情地叫我进去，那时我就感觉到她……”

“你不同意？她很漂亮。”

“我……”

“是计较她的过去吗？我不清楚她和周元军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小肚鸡肠。她和周元军是初中同学，两人学习不差上下，这个第一，那个第二。初三毕业，周元军为她买了一个精装塑料皮本，里面贴着自己的照片。她把这珍贵的纪念品放回他的桌上，说了一句‘多谢’。同学们知道后说他们有那回事。”

“你现在是沉默的态度？”

“我不想再谈恋爱，在中学。”

“噢，这么说你已经有过初恋了？！”

“你啊，真会抓把柄。”张力笑道。

他们继续沿着小路向西走去，张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深邃的目光浮现出昔日生活的幻影。

“我六岁时母亲去世。过了几年，爸爸带我去华庆石油学校读书。上初三时，认识了下一级的一个女孩，她是北京人。说起我们的初识也很有意思。

“我们同住一栋家属楼，她二楼，我三楼。夏天的一个中午，我

洗过衣服，端着污水，不料被小凳绊了个马趺，盆子翻扣在阳台上，水从铁栏杆空隙瀑布一般飞流直下。只听‘啊——’一声，正站在阳台上的她的一身崭新的白色连衣裙全湿透了，裙摆还在嗒嗒地淌水，头发湿溜溜的像个落汤鸡，两只胳膊鸟翅似地撑开。我忍不住‘扑哧’笑着跑进屋子。过了几天，在放学路上向她道歉，她不仅没有生气还莞尔一笑，笑得很腼腆，很温柔。她用清纯的普通话说说了声‘不要紧，我已经洗过了’。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一起玩，星期六看电影，星期天去爬附近的山。她遇到不懂的数学题常来问我。她给我讲童年时在北京的见闻，天安门、颐和园、香山红叶……我听得入迷，觉得她不同一般，知道得那么多。我说什么时候也能去一趟北京该有多好。她向爸爸请求，下次回北京看姥姥时带我同去，她爸欣然应允。

“谁能想到人的死去竟是那样的猝不及防。她有个十一岁的弟弟，胖嘟嘟的脸蛋，薄薄的嘴唇一撅，既淘气又可爱，黑豆子似的眼珠一转，就能想出一种游戏的法子。他看见一个叔叔为伙伴做风筝，自己就动手做了只‘黄鹂’，找来一盘细细的铜丝做牵线。他急不可耐，和一群孩子跑到大街上。初春午后的风，萧杀、刚劲。他顺风放飞‘黄鹂’，它‘呼’地一下被卷上十几米的高空，越飞越高。孩子们欢呼着，他却倒下了——牵线触在高压线上。

“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小小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父母哭得死去活来。她也有好长一段时间很悲伤。我们一起去河边，她痴痴呆呆地望着河水发愣，再没有以前无拘无束的嬉戏了。真不可思议，那么可爱的小弟弟，充满着对生活的渴望，对深邃天空的好奇，他放出一双幻想的翅膀，为什么、为什么上苍竟如此无情地夺走了他幼小的生命？

“初秋，晴朗的天，缠绵的云，她随父母迁回北京。分别时，她穿着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哭得泣不成声。她送给我一支带铍尖的钢笔。分离后的日子，我像丢了魂似的，在河边那片树林里哭过好

多次。

“她回到北京，立即寄来一封信，里面夹着照片：她仍然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白色的女式遮阳帽下一绺黑发搭在眉梢上，眼睛像深秋的湖水，泛着忧郁的波光；身后，是天安门城楼。我知道，她是特意为我照的。”

苏野谛听着，被深深地感动了：“你应该在河边树林中照张相寄给她。”

“我只回了一封信。那年，我的心情一直不好，成绩下滑，中考没有升入中专，也很失望。后来，父亲让我转回老家念高中。”

“她肯定还记着你。人在少年时期那种纯真朦胧的情谊，像一块化石，会被深深地埋在记忆的土层里。”

“去年，她来过一封信，寄到我爸单位。信中，她充满对往昔的留恋，她向往生长椿树和酸枣刺的山脊，向往那条日夜流淌的河水。她多么希望能再来看看那片树林，那疏朗的枝叶上面的天空，那生长着柔软冰草的草丛，那清寂的街道和青山环绕中矗立的烟囱。

“她问起我现在的情况，希望能再次与我去爬高高的青山。我看着信，不禁潜然泪下，一个夜晚，泪都流干了。唉，现在想来真有些……过去的只有永远地过去。”

这时，两人同时站住，目光都投向正在马路上散步的史莉。她和一位戴眼镜的姑娘边走边谈论着。

苏野的心脏狂热地蹦跳着。

张力看见他的表情，像被蜂蜇了一下，忧伤的心情顷刻之间又笼上一层新的阴影。

二

过了不惑之年的马女子，据说年轻时是村子里“长刺”的小伙，脾气暴，性子直。在那人妖颠倒的年月，他虽然有些收敛，但终于是“狗改不了吃屎”。有一天，村民都在秋田里劳作，他不小心说了句“江水青了，鱼才看得见”。适逢村干部正由于完不成批斗对象的指标而苦恼，他便在不明不白中被拉上了批斗台，后来被送进监狱。从此度过几年铁窗生活。在劳教中，他参加了种种体力劳动，做了无数次“检查”。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他被释放回家。像在遥远的北极经受了一次寒冷的洗礼，他的双脚踏上村里的土地时，乡民乍看还认不出是谁。有热心的人凑过来搭话，他只是“嘿嘿”地傻笑。这个近乎傻子的劳改犯对自己的家还保留着记忆。一到家门口，正碰上风霜雨雪重塑的妻子。两人对视良久之后，她泪如泉涌地审视着他：曾经如水草般茂盛的黑发，如今就像深秋的羊须草；昔日火烈烈的目光，现在却是那么黯淡，并且带有一点痴呆；那曾如玉石般的门牙已经掉落了两颗。她噙着泪水，把他领进阔别已久的温暖的家——点着油灯的窑洞，用晒干的野蒿烧热的土炕……

他重新开始人间生活，整日呆在家门口的一棵古柳树下，看见从田里劳动归来的人，就热情地同他们打招呼。当人们停下来，他便严肃认真地开始背诵毛主席语录，竹筒倒豆子似的。这个曾经识字不多的汉子通过劳教，竟然能滚瓜流水般地背上半个小时不

差一字。起初，对世事懵懂的村民惊奇他在监狱里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后来人们开始厌腻，一看见他迎上来，急忙说：“再有学《毛选》的机会，一定请你当老师。这阵子还忙手忙脚的，回家要做饭，喂猪……”然后扛着农具匆匆而去。他得意地点点头，又开始寻觅新的来人。

乡里人的日子有了生机，人们谈笑间流露出埋藏在心底的喜悦。在盛夏的繁忙之后，在自家的场院里，目睹一大堆又一大堆麦粒，真不敢相信这些劳动成果将要装进自己的粮囤。五八年和六零年，要是有这么多麦子，那要活活把人高兴死的！那时，谁还会想到活至今天呢？吃的不缺，人们逐渐出售些农副产品，或做小本生意，赚钱置办家具，应付零支使。

这一股风也把马女子吹醒，不知他是想赚钱，还是没有人再听他背诵“语录”了，马女子做起生意来。他家离平阳镇不远，逢集或背集，他总是在小镇摆摊，出售墨盒、毛笔、橡皮……修配钢笔。

“一支毛笔八角钱，买一支，送一支。”

经他这么一吆喝，在街道上转悠的学生就围过来，真买的有，凑热闹的也不少。一天下来，他卖数不计，各种货物却明显地少了。他悠然自得，吹一两声口哨。日子久了，他从一些学生口中知道有“偷盗案件”，便异常气愤，异常小心，严加提防。

“先不要取，先不要取！”他把学生挡在布棚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学生们哈哈大笑。

“马女子，听说你坐过监狱？”

“那是接受教育。”他感到很难为情，思维的逻辑乱了方阵，“以前开小差的思想得到了澄清，现在一心一意跟着大救星毛主席走。”

“毛主席在马克思那里，你咋不跟着去？”

“不、不，现在是跟着党走。”

“是国民党吗？”

他神色骤然变得异常紧张，一副坦诚地对天剖析自己的表情：“是共产党，共——产——党——”

牙齿掉落，咬字不清。

“你的门牙……”有人一问，学生们哄笑起来。

他红着脸，嘴轻轻地啜嚅着。

此后，他在小镇消失了好几天。当他再次出现在街道时，有了两颗镶金的门牙。看见围过来的人太多，他喊道：“一支毛笔十块钱，不要动，我来拿。”

学生一哄而散。他只好收拾小摊，推着自行车进了平阳中学。

马维国平时在街道上喜欢跟马女子“哥俩”闲侃，抬杠。他看见马女子在门口探头探脑，就跑出教室：“老马，进去讲一课，怎么样？嘿嘿，嘿嘿。”

“没有老师吗？”

“自习课，哪有老师？”

马维国说着为马女子打起车脚。马女子笑着指了指他的货物箱，猫着腰带着得意神色走上讲台。正在做作业的学生还没有明白过来，他已从粉笔盒里取出一根蓝色粉笔：“同学们，我为你们免费讲一课，免费。”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题目——

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

教室里爆出热烈的笑声。活跃分子故意逗着他开玩笑。他对前排正在看英语书的杨亚兰说：“不要学英语，叫外国人学汉语，否则会把脑袋学破的。”

班长叶欣欣从座位上站起来，厉声地对马女子说：“出去，捣什么乱？”

马女子一脸尴尬，向外退去。

“你的车子不见了。”靠窗户坐的鱼涛吆喝了一声。

马女子神经质地跑出教室。果然，马维国和车子不翼而飞。他拉长嘶哑的嗓子吆喝着，像一只用竹棍逗弄的猴子，急得团团转。

拥出教室的学生又一次激起笑声的波浪。

马女子终于在教室后面找到了马维国和自行车。

被闹剧淹没的叶欣欣喊道：“进教室，上自习！”

学生们陆续回到座位上。马维国跑进教室，怪模怪样，自鸣得意。

“站住，马维国！”

马维国仍然向他座位走去，还不停地扭着脖子咧着嘴，低声嘟哝：“孙猴子封了个弼马温，不知道自己是多大的官了……给了根鸡毛当令箭。”

叶欣欣气得脸色通红：“马维国，你要对刚才……”

王副校长出现在门口，教室里静得出奇。

“无法无天！”他用拳头砸着讲桌，“叶欣欣，你们为什么狂呼乱叫？”

叶欣欣陈说了刚才的经过，王副校长把学生训斥了足足半个小时。

马女子早已无影无踪。

夜晚，两节自习上罢，校园里一阵沸腾。走读的学生相拥着出了校园，哼曲的，吹口哨的，说笑的，显得无比轻松、热闹。一些住宿的学生，端着洋瓷缸子，挤到院子中间的自来水龙头前盛满水，边走边“咕嘟咕嘟”地喝着。那些站在教室门前等候的学生，也迫不及待地跑了过去争抢着喝水。

欧阳晨盛了一盆水，早早地去了宿舍，他要演出一场恶作剧，整治一下敲钟女工。